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

慈禧

宫廷秘史

王振华 / 著

悲月秋

北京燕山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

王振华 / 著

慈禧 宫廷秘史

一位二十七岁的女人，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人，一位浑身充满七情六欲的女人，
她是谁？

她是皇帝的女人，居然有皇帝以外的情人。
一位是红墙内的主人，一位是红墙内的狗。



北京联大 00004426

154236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宫廷秘史/王振华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4

ISBN 7-5402-0857-0

I. 慈…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930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封面设计:李法明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5 印张 96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58 元(全三册)

走出红墙，便是自由的天空，他们为什么不能相爱？

专一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里包含的是不是爱情本身？

爱情是一种契入，没有商量的爱情又为何这么羞羞达达？

作家王振华创作的《慈禧宫廷秘史》展示的是慈禧与荣禄的爱情故事。

一条狗、一条灰色的狗，正在情山雾海中穿行，或许它正是人们渴望已久的爱情。



第一章

大清朝咸丰五年仲夏。

京都前门大街，铺面林立，商贾云集，行人如潮，顾客如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真不愧为泱泱中华之都城！

人流中，一位年逾花甲，须发花白的老者，骑一匹黄骠马，匆匆由北向南而来。走到人稠广众处，他不得不勒马踟蹰，继而滚鞍下马，牵着马在人群的隙缝中穿行。

他不时向人们询问着什么，并顺着人们的手势，翘首向远处观望，同时频频点着头。

他风尘扑扑，带一身尘土，就连眉毛、胡子上，也落满尘埃。他老则老矣，老而不衰，腰板尚且挺直，精神依然矍铄，红光罩面，目光如电。从他棱角分明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刚强；从他的言谈举止上，足以断定，他是一位饱学有识之士。

在街左首的一条巷口，他停住脚步，迟疑片刻，然后坚定地拉马走进巷子里。

这是一条有一里多长的巷子。巷子较宽，地面用青砖铺就，两边不远不近，排列着高矮不等的门楼。门楼下都筑有青石台阶，有的五六级，有的十几级，高低各异。从门楼和台阶上即可看出，这条巷子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达官显贵。

老者在巷子里踽踽而行。他走走停停，左顾右盼，象寻找着什么。他终于在路北顺数第五个高大门楼前站住，抬头看着门楼上方悬挂着的漆面金字大匾，嘴里轻轻念着匾上“笃信志达”四个字，脸上现出淡淡的笑容。他连连点着头，自言自语道：

“对，对，就是这里。没错，就是这里……”

他迈步走上台阶，用手“笃笃笃”地频扣门环。

俄顷，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中年家奴出现在门口。家奴见到老者，大为吃惊，立即满脸堆笑，给老者请安毕说道：

“田老爷，是什么风把你老给吹来了！我家太太、少爷差不多天天叨念着老爷，盼望见到老爷哩。快，快进去吧……”

这位被家奴称作田老爷的老者，是府内小主人荣禄的师傅，名字叫田广元。

田广元是荣禄的父亲——原甘肃凉州总兵长寿——的金兰之友。道光十七年，他因一起“朋比结党案”受到牵连，被朝廷削去五品御史衔。他闲居无事，心胸抑郁，便往凉州探望长寿。长寿甚重感情，不忍与他分手，又且军中缺少知心可用之人，便几经苦劝，把他留在军中赞画军务，管理军需。

他不仅为人忠厚，义肠侠胆，而且满腹经纶，才智过人。来到军中，他赞画军务，常有奇谋妙策献出，使所有将领、幕僚倾倒；管理军需，总是高人一筹，使军中无时不是仓盈马肥，戈亮甲鲜。理所当然，他受到三军将士的称赞、推崇和爱戴。

道光十九年，因其军功卓著，经长寿保奏，他由六品千总擢升为四品统带。

后来，长寿的儿子荣禄到了启业的年龄，长寿慕广元品学兼

优，延请他兼作儿子的师傅。小荣禄长得面如粉团，比女孩子还要秀美，而且天真活泼，聪明机灵，十分讨人喜欢。他尤其喜欢荣禄，曾与长寿戏言：“帅爷若再有一子，荣禄当被抢为田氏郎矣！”长寿请他为荣禄师，他自然乐从，于是爽口答应长寿之求，收荣禄为徒，倾其所学，精心教授。

道光二十七年，在一次平息回叛的战斗中，长寿因误入迷津，不幸中箭身亡。那时，荣禄才十二岁。父帅阵亡，举家将扶柩移居老家北京，他只好恋恋不舍地挥泪离开师傅田广元。

在凉州的十几年中，田广元与长寿过从甚密，吃住都在帅府；后来又做帅府西席，在下人眼里，他俨然是帅府的一位主子。虽说旗人不象汉人那样封建，不许外戚与内眷往来，但亦是内外有别的。帅府的女主人长太太和他却不计较这些。其中道理，一者因他与长太太年龄相差甚远，他比长太太年长二十多岁，他们名为伯伯、弟媳，实则象父女；二者因他品行端正，生活极其严肃，从不近女色，其“而立”之年丧妻，再不续弦，清心寡欲，无一人敢道短长。因而，他一直和长寿一家同桌进餐；缝补浆洗衣服，均由长太太一手操持。他受到长太太一家多方照顾、关切。

咸丰三年，田广元因年事已高，获朝廷允准，离任赋闲。他妻子早死，膝下无儿无女，赋闲后不思移樽渭南故里，便在凉州买了一处宅院，准备在此养老。可是，他的心里，一直装着荣禄母子，觉得荣禄母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生活一定艰难辛苦，备受煎熬，思之再三，决定毁家以纾荣禄母子之难。于是，他卖掉宅院，携带一生积蓄，取道京都，来寻找荣禄母子。

家奴一手牵马一手搀扶着田广元，穿堂越院，过曲廊绕山石，缓缓走进府内。

这是一座颇有气势的朝臣内府。里面的建筑十分考究，厅堂重重，楼阁惇惇，回廊迤迤，亭树隐隐……所有建筑，均是飞檐

斗拱，雕梁画栋。只是年久失修，漆粉斑驳，稍显破败。

田广元边走边观察着府内景物。他发现各种花木荒修，枝蔓婆婆杂逸，叶枯花残；满院的方砖隙缝中，长着一簇簇、一溜溜闲草荒蒿，给人一种凄凉、颓废、冷清和破落的感觉。

家奴用手指划着府内的房舍院落，向田广元介绍着情况：

“这座府第，还是我家太老爷手上留下来的。自从我家老爷过世后，我家太太、少爷从凉州回京，就住在这里。田老爷，府上这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辛了，进项少，只有朝廷发给的几十两荫恤银子；出项大，偌大一座帅府，干什么也少不得银子。没奈何，我家太太只好把下人们都打发走了，就留下奴才一个。你老看，连个浇花锄草的人也没有，把好端端的一座府院给荒废成这般模样。哎，真是……”

田广元感触颇深，摇头慨叹道：“你家老爷为国捐躯，功高盖世，可是……唉，不说也罢！俗话说得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丢下孤儿寡母，自然家道中落，岂可与你家帅爷在世时可比？这是我早已料到的。”

在客厅里，田广元见到了府上的女主人——长太太。

长太太四十左右年纪，慈眉善眼，身体清瘦，衣着俭朴，举止落落大方，一派大家主妇的风范。她乍一见到田广元，不知是喜还是悲，鼻子一酸，早抽抽泣泣地哭起来。

她招呼田广元到后堂洗漱途尘、更换衣服后，又在客厅打座献茶，诉说离情别绪。

她坐在田广元的对面，一边用手帕抹着眼泪，一边说着她和儿子荣禄对田广元的紫紫思念；接着又说起日子过得如何艰难、生活中的不尽清苦和诸多不顺心的事情……。

田广元吮茶静听，频频嗟叹。等长太太诉说完毕，他捻着胡须安慰道：

“太太，别哭了。你所言之事，尽是老朽预料之中。帅爷归

天，栋梁拆，大厦岂能不覆？不过，你母子的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我来了，就再不用你整日泪水洗面，为那些柴米油盐的事发愁了。……”

长太太打断田广元的话，不解地问道：“伯伯，你……”

田广元用极其认真的口气答道：“老朽此次进京，就和你们母子住在一起，再不住了。”

“真的？”长太太惊喜过望，反问一句。

“真的。”田广元点点头，用诚恳而坚定的语气说道，“老朽孑然一身，一人吃饱居家全饱，一人穿暖合家均暖。心里放不下的，只有你们母子。所以……”

接着他把自己为纾荣禄母子之难而毁家的过程诉说一遍。末了，他说：

“老朽眼见行将就木，要作土中之人了，我这把老骨头无处交待，只好交给荣禄掩埋了。”

长太太激动异常，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她虽然流着泪，脸上的愁云似乎被泪水洗掉一样，荡然无存；尽管下颌不住地抖动，笑容却早象黎明时睡醒的一群小鸟把头探出巢穴迎接新的一天到来一样，从眉梢、眼角、咀边、鼻端，悄悄涌出，很快弥散向全脸。

长太太关切地问：“伯伯，你何时从凉州动身？”

田广元答道：“去年初秋。”

长太太攒眉思忖，象发现了什么疑窦似的，用不解的目光看着田广元，不由问道：

“伯伯，你去年初秋从凉州动身，怎么今天才到京？虽说凉州距京迢远，也不至走将近一年时间，莫非……”

她的目光由不解转而为关切。

“你听我说……”田广元哈哈一笑，正要开口解释自己路上走了将近一年时间的原委，突然听到院里传来一串急促的脚步

声，只好把要说的话咽回到肚子里去。

眨眼间，厅门开处，只见一位英武俊雅的公子哥儿走了进来。他身材修长，体态尤如女子一般苗条；面色白嫩润泽，双眼黑如漆染，神彩四溢，唇红齿白，额阔鼻秀。如果不是那双直插鬓间的剑眉和印堂间隐隐透出的英气，定会被人误认为他是一个着了男装的妙龄女子。

田广元定睛端详，立刻就认出这个公子哥儿，就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荣禄。

荣禄也一眼认出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师傅田广元。他抢上一步，双膝跪地，一边叫着“师傅”，一边恭恭敬敬地连叩三头，然后笑嘻嘻地站起来，几步跑到田广元的身边，紧紧拉住田广元的一只手，问长问短。师徒二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叨叨个没完没了……

长太太笑容可掬，眯缝着双眼，看着荣禄和田广元谈话中那种亲热、欢畅、推心置腹的神情；正着双耳，听着师徒们那有趣的问答、甜甜的语音、爽朗的笑声。她象在欣赏着一出情浓意醇的“父子团聚”的喜剧。

好一阵后，她又想起了她和田广元谈话时，被荣禄出现而打断的话题。她急于想弄清田广元在路上耽搁近一年时间的原因。可是几次张口，都未能成功。她不忍心打断儿子和师傅的谈话，况且儿子和师傅的谈话简直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她只好急在心里，张口不得。

二

多年的军旅生活，使田广元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无论晚上睡得多迟，黎明前一定醒来，到屋外打拳散步。尽管昨晚长太太为他设宴洗尘，酒喝了不少；尽管一路风尘，鞍马劳顿，十

分疲劳，可在夜色尚未褪尽，曙光初露时，他在几声鸟儿的啁啾声中，便从梦中醒来。他很快穿好衣服，来到院中的草坪上活动筋骨。

他认真地打了一套太极拳，又打了一阵长拳，额头已沁出一层细碎的汗珠。他擦把汗，坐在一株树冠硕大的垂柳下的石鼓上小憩。他伸手从垂到头顶的柳丝上捋下几片绿叶，在手里搓揉着，脑子里却想开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跟长太太商议。

这件事，就是长太太急于想知道他路上耽搁近一年时间的原因之一。本来，他昨天就准备和长太太谈的，只是这件事必须背着荣禄谈，所以荣禄到了客厅，就再也没有机会谈了。

原来，田广元去年秋天从凉州动身时，觉得自己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此次进京也许是今生最后一次长途跋涉，好在眼下身体还算硬朗，尚可鞍上马下，跋山涉水，他对几个老朋友思之如渴，需要去探望一下，于是作了长时间旅行的准备。临行前，他把要带进京的所有物品装在十几只箱子里，委托一个帅府同僚，在今年阴历七月初运到京城长寿总兵的府上，自己单骑上路了。这一走，他先到西安，再过襄阳，绕道彬州，回返开封，直到今年四月才到了太原。本来，他还准备东出娘子关，取道河北，再到沧州走一趟，然后进京。不想到了太原，竟患起病来，只好住在太原知府梁超的府上养病。

太原知府梁超，原是凉州人氏，早年曾在长寿总兵麾下当差，作一名文案。他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虽然中了秀才，却无力再进京参加科考，只好设馆授徒，挣得几两可怜的银子养家糊口。

一天，田广元正在街上闲游散心，突然天降大雨，只好奔往一家临街的屋檐下避雨。在窗外，他听到屋内有一个人正在吟诵

着一首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坝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田广元听出，这人吟诵的是唐代诗仙李白写的《忆秦娥》词。他觉得吟词者声洪音清，吟诵得字正腔圆，声调入格，感情醇浓，令人听后颇为动情。他由此断定，此人定是饱学之士，与众不同。他不由动了造访此人的念头。

不承想，这吟词者就是梁超。田广元面前的这所房子，就是梁超赁来的书院。梁超吟罢词，扭转头，发现窗外有人避雨，就热情地请其进屋叙谈。

田广元进到屋内，发现吟词者年不过三十，虽衣着俭朴，却又不失雅气儒风，交谈良久，更觉梁超才华横溢，令人肃然起敬。当他了解到梁超因贫穷所困，空怀壮志，无法施展，不得已而设馆授徒时，惻隐之情油然而生，觉得应该助其一臂之力。同时也使他顿悟、理解了梁超吟诵李白的《忆秦娥》词的缘故：忧国忧民亦忧己，望断咸阳古道，难觅长安佳音。

此后，两人频繁交往，感情益深。田广元向长寿总兵推荐了梁超，顺利地提携梁超在帅府作了一名文案。梁超十分感激田广元的帮助，把田广元当作亲兄长一般待。田广元也百般照顾梁超，隔些日子就送些银两到家。

过了三、四年，正赶朝廷开恩科，要求各地封疆大吏向朝廷推荐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直送到京，由皇帝亲自面试，中选者立即授予官职。在田广元的极力成全下，长寿以武职一品的身份举荐了梁超，并亲赠盘缠，派人送他进京。他在保和殿接受面试时，崇论闳议，很受道光帝的赏识，很快就被派往河南的柘城任

知县。

既然田广元和梁超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梁超一家把田广元抬举得象亲人一般，每日由梁太太亲自煎汤送药，趋奉殷殷，护理十分周到。可是，田广元的病医之无效，治之难愈，整日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把梁氏夫妇急得抓耳挠腮，坐卧难安。

一天，梁超和梁太太在后堂正为田广元的病发愁，忽然一个家人入内禀报，说阳曲知县薛福辰求见。这一禀报，使梁超蓦然找到了救田广元的救星。因为他素知薛福辰精于医道，有起死回生之术。现在薛福辰求见，且他与薛知县交情甚厚，岂不是天降救星予田广元吗！

他立刻请薛福辰进见，谈公事毕，将薛福辰引到田广元的病榻前，请薛福辰为田广元治病。

薛福辰切完脉，问了一些病情症状，只开了三味草药，安嘱梁超道：

“请府台谨记，照方撮药，煎好后睡前送田老爷服下，三更天着人送一壶开水，让田老爷吞饮一尽，翌日病情定减。此药连服三剂，不出十日，田老爷之病即可痊愈。”

果然如薛福辰所言，田广元十天后就康复了。只是患病日久，身虚体弱，不能上路，仍留在梁府调养。

一日午后，田广元独自坐在梁府后花园的卧春亭内，观赏亭下池水中的荷花。时值六月中旬，池内荷叶田田，水漪涟涟，朵朵莲花竞放，婀娜多姿，白如玉珥，红似脂玛，黄若莹罔。

他正自专心赏花，不防梁超悄悄来到身边。两人谈花寻趣，话题海阔天空。谈到当年在凉州的事，梁超感慨不已，激动地说：

“若非当年长寿帅爷和田兄鼎力相助，焉有梁某今日？每每想到此，梁家几辈人无不感叹唏嘘，恨无报答之门。田兄健在，尚有报恩之机，可惜帅爷作古，真叫人追悔莫及……”

说到此，梁超双眼湿润，面露愧色，负疚之情溢于眼中。

田广元安慰道：“往事已过，不提也罢。帅爷当年对你的关顾，也是爱惜人才，绝无图报之想。有你今日这番补苴调睦的话，帅爷九泉有知，亦心满意足矣！我看，你就别……”

“不！”梁超不等田广元把话说完，口气执拗地插嘴道，“有道是‘知恩不报非君子’。梁某持笏披袍，位居府台，岂有不报帅爷恩德之理？”

说着，梁超从怀中抽出一个大红封套，双手捧向田广元说：“我和夫人早已议妥，决定把小女梅英许配荣禄。这是梅英的庚帖，拜托田兄带进京去，面交长太太，转达我和夫人的美意。”

田广元为梁超的举动深深感动，不知不觉中，双眼模糊，泪充眼眶。他伸手从梁超手中把庚帖接过来，微微颤抖着，似乎在掂量着这个红色封套的重量。过了好一会，他才把封套收入怀中，代荣禄母子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他对梅英小姐是十分喜欢的。

她相貌秀美，举止端庄，聪明伶俐，性格谦和，不愧为大家闺秀。前几天，她还向他求教过抚琴。她那一点即悟，教之即会的聪颖劲，直叫他惊叹不已，心里还暗暗说过：“谁家娶此女，实为一大幸事！”不想这幸事猝然降到自己门生的头上，他简直高兴得有点心狂意颠，忘乎所以。他恨不得肋生双翼，眨眼间飞到京城，把这出人意料的喜讯报给长太太。

几天后，田广元一则身体已完全恢复，二则急于进京向长太太报喜，就不顾梁超夫妇再三挽留，坚持告辞成行。

临行前，梁超把田广元送出十里又十里，一直送了三十里。挥泪洒别时，梁超坚拂田广元之意，生拉硬扯地把一张三千两的银票塞在田广元的马褡里。两人还约定：田广元到京后，立刻派人把荣禄的庚帖送来，换帖后早定亲事，也好按礼往来。

“田老爷，我家太太请你老进餐。”

田广元正坐在石鼓上想得入神，思绪突然被说话声打断。扭头看去，原来是府上的家奴站在一边。他赶紧答应一声，转身进屋，穿了外衣，跟着家奴出了跨院。

早饭后，田广元准备和长太太谈换帖定亲的事，又碍于荣禄在场，不便启齿。他为了支开荣禄，把一封信交给荣禄，让荣禄亲自送给一位京中故人。

荣禄走后，田广元邀长太太一起到了客厅，把梁超嫁女报恩的事细细地跟长太太说了一遍。他为了使长太太高兴，还眉飞色舞地盛赞梅英小姐，把梅英小姐夸成一朵花、一个超凡脱俗的仙女。

他满以为长太太听到这一喜讯会欣喜若狂的，不想长太太听了，不仅脸上毫无喜色，反面平添了几分愁苦。从眼神里看，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吐露。

“怎么，”田广元不解地问道，“太太莫非对此亲事不满意，还是另有……”

长太太摇摇头，没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客厅里静得出奇，连长太太的呼吸声，田广元也听得十分真切。他发现，长太太把手里的帕子一会儿拧住，一会儿又松开，反复如是，似乎有点痴呆，抑或是木然。

他印象中的长太太，是一个快言快语，豁达开朗的人，眼下变得如此，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不过，向以善体人意为人称道的田广元，还是耐着性子，一边揣度长太太之所以有这种异常表现的原因，一边等待长太太开口。他搓着手，在客厅里踱着方步。坚硬的牛皮靴底，叩击着地上的水磨方砖，发出不紧不慢的“喀、喀、喀”的响声……

过了好长时间，田广元返回原来坐着的椅子上，对长太太引导说：

“太太，老朽能看得出来，你一定有难言之隐。不过，有何难处，总不能老窝在肚子里，应该一吐为快。有什么难处，你就对老朽说吧！天塌了有老朽顶着，还能叫太太为难？”

“伯伯，”长太太终于开口了，“我真命苦……”她双眼发红，不过没有哭出来，只是声音有点颤抖。

田广元没有说话，只是向她投来一束同情的目光，并示意她快点往下说。

“哎——”长太太稍停片刻，长长地叹息一声，然后用手轻轻拍了拍大腿，用一种怨恨的声音说道，“想不到我生了一个孽障，真要把人给气死！近两年，京中也有几个老世交来府上给荣禄提亲的，都是官宦门第，女儿一个比一个长得水灵，知书识礼，贤名在外，谁知荣禄这小祖宗一概拒之。你看看，这……”

“这是何故？”田广元问。

“说来话就长了。伯伯，你听我们老爷在世时说过吧？他有一个堂妹，嫁给了惠徵，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人。”

“听说过。听帅爷讲，惠徵在安徽做官。”

“做什么官？不过是凭着祖上的面子，放了一个候缺道台。一家五口人在安徽候了好几年缺也没补上，日子过得捉襟露肘，拮据异常。”

“听帅爷说，惠徵的才学还过得去。怎么……”

“当今世道，你又不是不清楚，才学有何用？还不是得靠银子！”

“后来呢？”

“后来也没补上。穷困潦倒，病了连郎中也请不起，活活死在了安徽。”

“那可苦了帅爷的堂妹了。”

“是啊，一个女人……好在有个女儿，叫兰儿——”

说到此，长太太把话停住了。

她站起身，走到厅门外，左右扫视一番，见无人，才转身回到厅里，把门关上，然后走到田广元的身边，压低嗓音说：

“兰儿，你知道吗？就是当今皇上的懿妃。”

“噢——！”田广元恍然大悟，才理解了刚才长太太那一连串神秘的举动。他听得入神，催问道，“兰儿怎么样了？”

长太太接着说：“好在有个兰儿，她那年才十三岁。别看她人小，可真是有胆有识。父亲死了，弟弟、妹妹都小，家里没有银子埋葬，只会陪着母亲，伏在惠徵的尸体上嚎啕痛哭。她身披重孝，不顾抛头露面，一个人跑到那些旗员府里，跪在堂上，哭着求助。旗员们见她哭得可怜，都或多或少给点银子，硬攒了几十两，把惠徵埋了。后来一家大小又回到京里来。”

“这兰儿真了不起！”田广元不禁高声赞叹一声。

“你还夸她呢！”长太太嗔怪地白了田广元一眼说：“荣禄的亲事就坏在她的身上。”

“此话怎讲？”

“惠徵祖上留下一点房产，在锡拉胡同。兰儿一家回到京里来，锡拉胡同的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一时难以住人。——我这心肠，你是知道的。路人有难，尚且想方设法帮一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能眼睁睁看着她们一家露宿街头吗？所以，我把她们留在府上，就住在你住的那个跨院里。堂妹原说很快央人把锡拉胡同的房子修好就搬过去，谁想她囊空如洗，手里没一两银子，怎么能修房子？她们一住，就拖了一年多时间。后来，还是荣禄把我们老爷留下的一幅字画——就是那年我们老爷在凉州任上过生日，伯伯送的那幅郑板桥的写着‘难得糊涂’的字画——背着我卖了七十两银子，送给她们，才把锡拉胡同的房子修好。又过了多半年，她们一家才搬过去。谁能料到，荣禄和兰儿才是十四五岁的娃娃，他们就开了心，有了那份心事……”

“啊——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田广元长长地吁了一口